

快乐读中外文学故事
KUAILEDUZHONGWAIWENXUEGUSHI

「西方16世纪前期文学故事」

范中华◎编著

剑与火焰——为人权呼号



湖南人民出版社

快乐读中外文学故事
KUAILEDUZHONGWAIWENXUEGUSHI



剑与火焰——为人权呼号

『西方16世纪前期文学故事』

范中华◎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与火焰：为人权呼号：西方19世纪前期文学故事 / 范中华编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07 重印 （快乐读中外文学故事）

ISBN 978-7-5438-8653-7

I. ①剑… II. ①范…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6794号

快乐读中外文学故事：剑与火焰——为人权呼号（西方19世纪前期文学故事）

图书策划 丰涵文化

编 著 者 范中华

责任编辑 骆荣顺

装帧设计 君和设计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653-7

定 价 25.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

录

1 “感伤的新人”作家葛德汶·····	(1)
2 被时代淹没了的布莱克·····	(4)
3 揭开《先知书》的神秘面纱·····	(10)
4 飞翔在昆布兰湖山区的杜鹃·····	(12)
5 在梦中寻找诗境的柯勒律治·····	(17)
6 跛脚拜伦的不幸童年·····	(21)
7 愤而离国的反叛诗人·····	(26)
8 希腊人民的英国英雄·····	(28)
9 不朽的传世之作《唐璜》·····	(32)
10 拜伦与雪莱的诗人友谊·····	(36)
11 从不信神的“异类”：雪莱·····	(40)
12 伟大诗人雪莱的旷野之恋·····	(44)
13 “伟大的无名者”：司各特·····	(48)
14 少年司各特的苦恼与快乐·····	(52)
15 历史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	(56)
16 女作家奥斯汀与《傲慢偏见》·····	(60)
17 穆尔致爱尔兰的火热恋歌·····	(63)

18. 赫兹利特：为拿破仑写传的人	(67)
19. 独特的散文：《骑马乡行记》	(71)
20. 名字用水写成的诗人	(75)
21. 《伊莎贝拉》：花盆的故事	(82)
22.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伟大殿军	(83)
23. 歌德与永恒的《浮士德》	(88)
24. 布伦塔诺与美妖罗雷莱的传说	(94)
25. 阿尔尼姆开创的德国文学时代	(96)
26. 格林兄弟与《格林童话》	(100)
27. 浪漫与现实之间的克莱斯特	(104)
28. 无用人：功利社会的反叛儿	(108)
29. 海涅：“我是剑，我是火焰”	(112)
30. 海涅与马克思的真挚友谊	(118)
31. 斯塔尔夫人和她的作品	(122)
32. 旧瓶装新酒的绅士诗人拉马丁	(127)
33. 维尼缅怀旧制度的挽歌	(131)
34. 司汤达：红与黑的不凡人生	(134)
35. 让司汤达折服的“穿裙子的智者”	(140)
36. 大文家雨果和他不朽的著作	(144)
37. 《悲惨世界》：社会的史诗	(150)
38. 雨果的“吝啬”与慷慨	(153)
39. 洁白无瑕的女作家：乔治·桑	(157)
40. 感伤的情侣与爱情的苦果	(165)
41. 世纪病：《世纪儿的忏悔》	(170)

42. 最高的大作家：大仲马	(173)
43. 大仲马创作的戏剧故事	(176)
44. 挂在历史钉子上的小说	(180)
45. 基督山岛上的复仇天使	(183)
46. 反抗旧道德的《莫班小姐》	(186)
47. 像鸟儿一样歌唱的抒情诗人	(189)
48. 《巴黎的秘密》：为无产者呐喊	(191)
49. 卡拉姆津的《可怜的丽莎》	(196)
50. 普希金：“俄罗斯诗坛的太阳”	(199)
51. 美丽的妻子与诗人之死	(203)
52.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208)
53. 莱蒙托夫的三次高加索之行	(212)
54. 毕巧林：诗人笔下的当代“英雄”	(217)
55. 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	(221)
56. 美利坚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	(224)
57. 大名鼎鼎的“皮袜子”	(229)



“感伤的新人”作家葛德汶
gǎn shāng de xīn rén zuò jiā gé dé wèn

威廉·葛德汶（1756—1836）这个名字并不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悉。他是18世纪末叶英国伟大的政论家兼文学家，杰出的民主运动代表。经典的文学史上习惯于将他与湖畔派诗人并列，归入英国浪漫主义的第一个时期，并称他的创作是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的过渡现象。

葛德汶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父亲是加尔文教的虔诚信徒。他的童年读物，除了班扬的《天路历程》以外，没有任何文艺作品，无怪乎葛德汶最初也做了牧师。然而，葛德汶在传教时总是断言：不但人间君主，即使上帝自己也没有暴政虐民的权利。

随着思想的不断成熟，葛德汶越发不能忍受枯燥乏味的牧师生活了。他接触了一些哲学著作，从而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一名加尔文教徒转变为无神论者。1783年，他辞掉了牧师之职，来到伦敦，决定从事他热爱的文学事业。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跟当时所有进步人士密切交往：他与普里斯特利（当时的哲学家、政论家）通信，讨论自然神论的问题；又结交了伦敦通讯协会的许多会员，其中包括诗人布莱克和霍尔克洛夫特；经常聆听普莱斯博士为法国革命而作的精彩演讲，而且还常常参加革命协会的午餐会。

当时的政治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英国政府对以民主力量为核心的雅各宾党展开了疯狂的围剿，葛德汶多次被牵扯其中。当伦敦通讯协会十二会员案件发生后，他立刻在《新闻晨报》上发表文章为被告辩护，执政当局在葛德汶的雄辩和群众的呼声面前不得不做出让步，宣判被告们无罪。紧接着，葛德汶本人也因1793年发表的《政治正义论》一书而成为被告，但当局很快又撤消了对他的起诉，原因可笑至极：如果一部书的定价大大超过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那么它便无法对群众发生影响。不过，当局的估计错了：手工业工人们常常合伙购买一本《政治正义论》，然后三五成群



地聚集在一起朗读。

如果说葛德汶的政治活动使他成为一名时代的伟大战士，那么文学创作则使他得以流芳百世。当 1783 年二十七岁的葛德汶到伦敦从事文学事业时，英国的文坛是十分寂寞的。正如葛德汶传记的作者布朗指出的那样：在文艺方面，旧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尚未到来。那一年文坛上只有两件大事：布莱克的《诗素描》与克雷布的《乡村》相继发表。他们一个预言了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倾向，另一个则成为现实主义倾向的先声。

葛德汶最初的三部小说没有流传下来，它们均完成于 1783 年至 1784 年间，分别是《达蒙与狄莉亚》、《意大利书信》、《伊摩根——牧歌传奇》。直到 1794 年，葛德汶才发表他的第一部知名于当代的小说《事物的真相》，又名《卡莱布·威廉斯的经历》。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卡莱布·威廉斯是地主福克兰的书记。一天，卡莱布无意间在主人家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大箱子。在事实面前，为了求得卡莱布的缄默，道貌岸然的福克兰只得承认自己曾杀死一个地主，即他的邻居蒂列尔，并听凭蒂列尔的佃户霍金斯身陷冤狱，成为自己的替罪羊。可是后来福克兰又怕卡莱布告发他，就利用伪造的证据，诬告卡莱布有偷窃行为，使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也身陷囹圄。在这里，葛德汶深刻地揭示出：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决定了不列颠社会司法和道德的一切方面。正如卡莱布为自己辩白失败后的义愤之言：六千金镑的收入就是免于起诉的刺不穿的盾；正式而且认真的告发所以被推翻，仅仅因为它是仆人所做的。

葛德汶在《卡莱布·威廉斯的经历》中主要抨击了血统特权，而他的第二部小说《圣·利昂》，则将矛头对准了时代的新宠儿黄金特权。小说一开始讲到 16 世纪的一个法国贵族，德·圣利昂伯爵因打牌而破了产，被迫携带家人到瑞士去谋生，在那里过着平凡的农民生活。然而，我们的主人公却不满意现在的生活：他受不了别人对自己大声说话，也受不了以前的朋友对自己不屑一顾，甚至连做梦都希望能够重振家业，恢复以前衣食不愁的贵族生活。命运再次垂青了他。一个神秘的朝香客临死时传授了圣·利昂点金之术，同时也告诉他长生不老的秘方。但这个朝香客提出了

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把财富的来源告诉任何人。

圣·利昂欣喜若狂，坚信财富将给他带来无止境的幸福，但他很快就后悔了：由于财富来源不明，儿子跟他断绝关系出走了；他的女儿嫁不出去，因为恋人的父亲不愿跟有钱的地主结亲；他的妻子因儿女的不幸忧伤而死；就连圣·利昂本人也因有杀害和私埋这个来历不明的朝香客之嫌而锒铛入狱。出狱后，虽然他决心做个造福人类的善人，但厄运仍然穷追不放。他到当时最贫困的匈牙利去，把黄金分赠给居民，但他只是增加了流通的黄金数量，而不能增加市面上产品的数量。在流通规律面前，点金术无能为力。

《圣·利昂》表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正如葛德汶在序言中所说，他企图把人类的感情和热爱同荒诞的境遇混合起来。炼金术士的秘密丹炉，宗教裁判所的黑暗地窖，匈牙利碉堡的地下监狱，这些细节描写都加强了这部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

在1800年以后的创作中，葛德汶的浪漫主义倾向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小说《感情的新人》中，作者集中笔墨描绘了主人公卡兹米尔·弗利特武德的恋爱心理经历。弗利特武德一心只沉浸于自己的私生活，他的青春热情在国会里碰了壁后，便一蹶不振，开始出国漫游。这是一个消极遁世者的典型，背着自己沉重的幻想，像背着无法减轻的重荷：“期望使我兴奋，可是一旦实现又使我陷于希望幻灭的难受的空虚之感。”葛德汶之所以将小说命名为《感情的新人》，是相对于亨利·麦肯齐的小说《感情的新人》而言的，从两部小说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18世纪伤感的主人公已开始转变成19世纪幻灭的浪漫主义主人公了。

在接下来的小说《曼德维尔》中，这种转变表现得更为明显。主人公曼德维尔是个苦命的孤儿，除了姐姐以外，他全家人都在爱尔兰天主教徒起义中牺牲。他在叔叔的城堡中长大。叔叔因为年轻时的恋爱悲剧而心灰意懒，过着隐居生活。这一切使曼德维尔养成了忧郁孤僻的性格，他宁愿见云阴日晦而怕看天朗气清，他只爱听苦雨的呻吟和悲风的呜咽。他从不擅交际，但孤僻却使他骄傲和嫉妒成性。他恨他的同学克利福特能够以雄



辩引起公众的注意；他打算向军事方面发展也没有成功，人们又看中了克利福特而不要他。既然成功与他无缘，曼德维尔只好把眷恋之情寄托在唯一的姐姐身上，可是克利福特又做了他姐姐的未婚夫。愤怒到极点的曼德维尔追上婚礼的行列，逼迫克利福特与他决斗。结果克利福特安然无事，曼德维尔的脸上却留下了一道伤痕。这伤痕使他面带狞笑，作者用意大利文“斯莫菲亚”来形容这可怕的冷笑。

《曼德维尔》得到了雪莱极高的评价。雪莱在给葛德汶的信中写道：“我读了《曼德维尔》，可是马上要再读一遍，因为它的趣味是这样的令人神往，这样的淋漓尽致。‘斯莫菲亚’一字，以这样冷酷而强烈的力量打动人的心弦，我不寒而栗了，许久还不敢相信我自己并不是曼德维尔，这可怕的冷笑并没有留在我自己的脸上。”

葛德汶的最后两部小说《克劳斯黎》与《狄罗伦》是他晚年所作，影响远不及前几部小说。

俄国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很喜爱葛德汶的创作。他说他喜爱的小说家之一是葛德汶老人。他认为葛德汶虽然才能平凡，但有的是头脑和心肠。因此，他的才能有了很好的材料去加工。在今天看来，尽管后人对他褒贬不一，葛德汶仍然是我们研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不应忽视的一位作家。



被时代淹没了的布莱克

bèi shí dài yān mò le de bù lái kè

威廉·布莱克（1757—1827），是一位被他的时代所“淹没了的”诗人和画家。当他在世之时，不管他的诗作还是他的画作都不为世人所接受。然而，在他死后，他的名声却越来越大。

1757年布莱克出生于伦敦西区一个经销内衣之类的杂货商家庭中。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尤其崇拜瑞典神秘主义福音传教士斯维登堡的神学说教。这一背景，大大影响了布莱克的幼小心灵，而且对他终



生的信念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布莱克没有进过正规学校，是母亲教会了他读书写字。

作为一个时代的天才诗人，他的存在在那个时代是鲜为人知的。然而，自从18世纪末以来，他在西方文学界的名声却越来越大，英美等国家的许多诗人，特别是浪漫派和后浪漫派的诗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目前，西方文学界一致认为，布莱克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

他的第一部诗集《诗的素描》是布莱克生平正式出版的唯一诗集。他后来的诗集，多数经他亲自刻印，但不能算是正式出版物。《诗的素描》的主题是童年的欢乐与大自然的美丽。集子中有歌咏时序（《咏春》、《咏夏》、《咏秋》、《咏冬》）、歌咏星辰（《给黄昏的星》、《给清晨》）的诗。还有《歌——我在田野里快乐地游荡》、《歌——我的慵倦之姿和微笑》、《歌——爱情与和谐拉手》、《歌——我爱快乐的舞蹈》、《歌——记忆呵，到这里来》等，都是欢乐的歌。诗中赞美了大自然的美丽、青春的活力和爱情的幸福。这个“欢乐”的主题在布莱克的第二部诗集《天真之歌》里继续发展。这部集子前配有插画，似乎是为儿童所写的诗。诗人在引诗中写道：

于是我造就了一支田园的笔，
于是我蘸上清清的水，
于是我唱出了欢乐的歌，
好让所有的孩子都快活。

集子里充满了田园牧歌似的情调。诗人所表达的是一种童稚的、纯真的、天真无邪的感情。欢乐的乡村里有天真的孩子，有慈祥的老人。孩子们在嬉戏，老人们在说笑。牧童看护着羊群，上帝保护着羊群。孩子们在荒野迷了路，上帝就化身是他的父亲，把他带回母亲的怀抱；甚至小蚂蚁迷了路，也有萤火虫打着灯笼送它回家。诗集的主调宣扬的是爱、仁慈、宽恕、和平。诗人在《神圣的形象》中说：“爱、仁慈、宽恕、和平，原是上帝，我们亲爱的父亲。爱、仁慈、宽恕、和平，又是人，上帝的孩子



和亲人。”布莱克用上帝的爱把所有的人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他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在《夜》中，太阳西沉了，黄昏的星星照耀夜空，鸟儿停止了歌唱，大地一片静寂。月亮像一朵花在天庭静静地微笑。羊儿在吃草，天使在照看着羊群，照料着万物。狮子来了，豺狼来了，但听了柔和的天使的呼唤走了。狮子流下了金色的眼泪，躺下来，挨着羔羊安睡。这的确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继《天真之歌》后，布莱克又写了《经验之歌》。从《天真之歌》到《经验之歌》，是一个急剧的转变。《天真之歌》主要表现的是童年的欢乐，《经验之歌》主要诉说人生的苦难；《天真之歌》表现的是一个天真无瑕的欢乐世界，《经验之歌》控诉了现实世界的种种苦难。这部集子的多数诗篇是诗人在1794年雕刻到铜板上的，从未发表过，后来和《天真之歌》合并在一起，让读者一起阅读，并且加上了“显示人类灵魂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的副题。《经验之歌》里揭露了人与人的敌视、憎恨，这正是现实世界的写照。在当时的社会里，战乱频频，民不聊生，许多妇女被迫为娼，许多小孩被卖为童工。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工人却异常贫困。

诗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看清楚了资本主义的严酷现实。在诗人眼中，“天真”是“人类灵魂”的状态，也就是基督教中所谓“未堕落的世界”；与此相反的状态就是“经验”，也就是“堕落了的世界”。因此，《天真之歌》里的典型是羔羊，《经验之歌》里的典型是老虎。诗人问：难道上帝造了羔羊，也造了老虎？

如果说《天真之歌》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图景，那么《经验之歌》主要是对丑恶现实的刻画。《天真之歌》充满了欢乐，那是一个纯洁无瑕的世界；《经验之歌》暴露了残酷，那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从《天真之歌》到《经验之歌》反映了布莱克思想的成熟。

《天真之歌》继续的是诗人的第一部诗集《诗的素描》的主题，歌咏了童年的快乐和无忧无虑。整部集子充满了童稚，充满了田园牧歌似的情调。在《天真之歌》的《序诗》中，“我”是一个吹着牧笛的诗人。“我”

悠悠然吹着牧笛从荒谷走下来，“我”的笛声悠扬动听。在云端里的一个小孩被“我”的歌声所打动，他央求“我”吹了好几遍羔羊的歌曲，并希望“我”能把歌写成一本诗，让每个小孩子都能听到那快乐的歌。于是“我”用空心的芦苇作笔，用清清的水作墨，写下了让每一个小孩都高兴的歌。诗中描写了牧童的生活，他们过得很快活，终日看护着自己的羊群，日子很简单、欢乐。赞美了大自然的美丽：太阳是温暖的，云雀和画眉是可爱的，万物和谐，一切如意。

这里的世界被上帝看管得很好，上帝慈爱地关爱着人间的一切。即使是扫烟囱的小孩也并不埋怨自己的命运，对生活怀有美好的渴望。天使告诉扫烟囱的黑小孩，只要他乖乖听话，他就会一生快活，上帝会做他的爸爸。上帝的仁慈和爱护无处不在，所以这世间充满了欢乐。当小男孩迷路时，上帝会变成他的爸爸把他领回母亲身边。在这里，上帝就是所有人的父亲，是一个神圣的形象。正因为有上帝，大家才齐唱最甜美的乐曲。然而，这样的歌毕竟是天真的歌，不是现实的歌。现实的歌里充满了忧伤、苦难和人生的种种不幸。

与《天真之歌》相对应，《经验之歌》里再也找不到一点点欢乐的气息。现实是冷酷的、真实的、充满悲音的，这是一个丑恶、肮脏、龌龊不堪的人压迫人的世界。没有了《天真之歌》中的欢歌笑语，有的只是贫困、疾病和寒冷。在《流浪儿》中冻得发抖的流浪儿对妈妈说：“亲爱的妈妈啊，礼拜堂里真冷，酒店里却温暖，舒服而又卫生。……如果礼拜堂给我们一点酒，并且生点火让我们的灵魂享受，我们就会整天地唱歌祷告，一次也不想离开礼拜堂乱跑。”在《升天节》中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生活的种种罪恶。作者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带着对下层贫苦人民的同情质问这个罪恶的社会：

这难道也算是一种功德：

在一个富饶多产的地方，

孩子们过着悲惨的生活，



由冰冷的放债的手来饲养？

.....

他们的太阳失去了光辉，

他们的田野是荒芜一片，

他们的道路长满荆棘：

那里是无穷无尽的冬天。

不再是讴歌欢乐和赞美上帝，作者认识到现实的可怕，并进行沉痛的控诉。在《伦敦》中诗人描写了他眼中所见到的伦敦：当诗人踟躅在有钱有势的人经常散步的泰晤士河旁边的街道上，他看到了这个享有盛名的英国社会的种种问题。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没有欢乐可言，在他们的脸上都浮现着衰弱，浮现着伤感。这条街道上充满了惊恐的啼叫和呼喊，扫烟囱的孩子在啼哭，不幸的士兵在叹息。最让人不堪忍受的是夜晚的街道上年轻妓女的诅咒。这样的伦敦是贫穷、疾病、罪恶的聚集地，是让诗人悲哀的现实。《经验之歌》是诗人在“经验”社会后的认识。沉重的现实使诗人少了早期诗歌的牧歌情调，以悲愤的心情反映生活。

《天真之歌》里描写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经验之歌》如实地再现了生活原本的面貌。《天真之歌》欢快明朗，《经验之歌》沉重深邃。将《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合成一首歌，则会是一首智慧的歌、有味的歌。从两个极端表达了人类心灵的两种对立状态。在布莱克看来，“天真”是“人类灵魂”的状态，也就是基督教中所谓“未堕落的世界”；与此相反的状态就是“经验”，经验是“堕落了的世界”。前一种世界充满了阳光、欢乐、笑容、慈爱，后一种世界则充斥着疾病、贫苦、战争、压迫。前后两个世界是截然相反、互相对立的。

在这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即使同一首歌，也有着不同的乐调。在《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中，作者经常运用同一题目来写作，写出了语调完全不同的诗篇。《升天节》在两部诗集中都有，但情景却大相径庭。在《天真之歌》中，孩子们过得很快乐。孩子们一对对走向教堂，天真的脸



很干净，穿着鲜艳的衣服。他们是伦敦城中的花苞，脸上泛着欢乐的光芒。而在《经验之歌》中，诗人仿佛已洞悉了人世的阴暗，不再歌颂孩子们的欢乐，而是在描写他们的悲惨遭遇。“那颤声的喊叫能说是歌吗？难道这哭叫能算是欢乐的歌唱？穷孩子怎么会这样多呢？原来这是个贫穷之国。”诗人对这样的现实发问，提出自己的疑虑。

从《天真之歌》到《经验之歌》，反映了诗人对社会的认识不再停留在肤浅的表面，而是愈来愈深刻。认清了现实的丑恶之后，诗人就揭露人世间的种种不平等与罪恶现象。在《天真之歌》中，诗人大力提倡“仁慈、宽恕、和平”，而在《经验之歌》中诗人看到统治者是根本不会“仁慈、宽恕”的，他们冷酷无情地压榨着贫苦工人、农民的血汗，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情，只有憎恨；没有宽恕，只有嫉妒。实际的生活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诗人不再大唱欢乐之歌，而是心含一颗怜悯的种子悲愤地对无情的现实加以鞭挞和暴露。于是在 1794 年，写完《经验之歌》后，诗人将它与《天真之歌》合刊，称为《天真和经验之歌》。

《天真和经验之歌》是由两支截然相反的诗歌汇成的一首耐人寻味的歌。它正如作者所言：“再现人类心灵两种对立的状态。”所以，它是一首智慧的歌。它将以其独特的风采长留在浪漫主义诗歌的史册上。

而《先知书》则是布莱克中年以后所写的一系列长诗。由于诗人在长诗中运用了一整套神话和象征系统，使人难以理解，所以同时代人都误认为是疯言谰语。在这长达数千行的长诗中，诗人揭露并且抨击了社会的黑暗，鞭挞了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教会对于劳动人民的压榨和欺骗。他热情地讴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对人类的未来寄予了美好的期望。

尽管布鞋有着辉煌的诗篇，有着出色的雕刻和绘画，在他的年代，布莱克是被遗忘的。他的绘画无人问津，而他的诗作更是鲜为人知。这是时代的悲哀。时代理解不了天才的深邃。今天，我们已看到了他的价值。在文学史上，他被称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





揭开《先知书》的神秘面纱

jiē kāi xiān zhī shū de shén mì miàn shā

布莱克的《法国革命》写的是法兰西革命的最初阶段，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前一两个月的情况，是用幻景方式来写的。诗的开头描写了法国革命前夕法国社会死气沉沉、阴云笼罩的局面：山岳带着愁容，葡萄园已在哭泣，路易王满脸灰白，在阴森的雾气之中伸出冰冷的手，但已不能掌握王笏，因为“第三等级正在开会，全法兰西震动了”。多少年笼罩巴黎的黑暗发出绝望的怒吼，巴士底狱也在发抖，巴黎市民望着国民议会好像望着初升的太阳。诗中说：“古老的曙光向我们召唤，使我们从五千年的昏睡中觉醒。”接着，他又描绘了教士们“被赶出教堂，他们那赤裸的灵魂在光天化日之下颤抖：是伏尔泰那火一样的云和卢梭那雷一般的石把他们驱赶出来。”而怯懦的路易王早已吓破了胆，咕哝着：“我们躲起来吧！躲到灰尘里去吧！”“国王坐在臣仆们中间，面色苍白，周身冻僵，他那高贵的心已经冰凉，他的脉搏停止了跳动，一抹青色爬上了他的眼皮，眉头的冷汗也在昏死中渐失。”布莱克辛辣地揭露色厉内荏的反动贵族与教会领袖，揭示其内心对革命的恐惧。同时他也描述了人民的兴奋之情，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与呼声。国民议会要求国王脱下吓人的王冠，主教卸下骗人的红袍，贵族脱下踢人的皮靴，走进劳动者的行列，并向农民发誓：“再不侵吞你们的劳动果实。”反动贵族和主教想用武力解散国民议会，但没有办到。军队撤离了巴黎，于是国民议会在“晨曦照耀之下安静地进行工作”。诗歌之中充满了对法国大革命的颂扬，充满了对新世界的向往之情。

继《法国革命》之后的另一先知诗是《亚美利加》。在这首诗中，诗人同样运用幻景，歌咏北美十三州人民的独立斗争，对美国的独立运动表示了同情和支持。诗中有历史人物，如压迫美国人民的英王乔治三世，领导北美独立革命的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但诗中更多的是诗人自己创造的神话人物，如代表旧制度的尤利森，代表反抗精神和自由的奥克以及十三





州的保护神。这样一个社会变革的局面，被布莱克扩大并幻化为宇宙力量的交战状态，风云雷电等自然现象被用来烘托出革命的声势。他把英国的侵略军写成魔鬼和瘟神，这些魔鬼和瘟神原想在美洲横行一世，但是碰到革命军队的反击，就在怒火熊熊的夜晚滚回到自己的国家，于是布里斯托尔出现了瘟疫，伦敦发生了麻疯，士兵向天哀号，动弹不得。这首诗依然表达的是反暴君、反帝国、重建新宇宙的愿望。

一年后，《欧罗巴》便问世了。这首诗写得更加隐晦，象征性地描绘了当时欧洲的黑暗统治。当时英国政府对外正干涉革命运动和进行殖民地掠夺，对内加强了专制统治，加紧了政治迫害，把一切进步书籍列为“非法著作”。《欧罗巴》就隐晦地反映了这些情况。诗中写道：禁书令颁布了以后，伦敦每家每户都变成了地窖，每个人都被束缚起来了。教堂门口写着“不准”，烟囱上写着“害怕”，恐怖弥漫了全城。农民带着脚镣，沉重地走着。黑暗的欧洲土地上，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在这黑暗之中，代表黑暗统治的尤利森和他的许多儿子正在加紧统治，代表着自由精神的奥克等正向尤利森们展开殊死的斗争。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呈现着交战状态。这首诗还配有一幅插图，叫做“造物主”。意思是说巨人会再造宇宙、再造世界。

继《欧罗巴》之后，布莱克又写了《尤利森》、《阿汉尼亚书》、《罗斯书》、《罗斯歌》。这些诗篇里的中心人物依然是尤利森，他代表旧时代、旧传统、旧信仰、旧礼教、旧思想。而跟尤利森对立的是奥克、罗斯，他们代表自由精神和反抗，都是摧毁旧秩序的革命者、解放者。他们有热情、有远见、有力量、有灵感。在这一系列的诗篇中，尤利森与奥克、罗斯等展开了生死搏斗。在斗争中，奥克暂时失败了，给尤利森用“嫉妒”的链条系在一块大石头上。但是奥克不会屈从于尤利森的淫威，他已在法兰西燃起了熊熊大火，蔓延到了全欧洲，也蔓延到了亚洲。这自由和反抗的火焰是熄灭不了的，它会迎接胜利的到来。这些诗歌都表现出了诗人热情洋溢的战斗激情。

《四巨人》是布莱克的另一先知书，也是布莱克创作的高峰。在这儿，

